

樂書卷第一百六十一

樂圖論

俗部

歌

詩上

詩中

詩下

詩上

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故虞播南風
之諫夏成九德之歌降商迄周四始六義郁乎其文子
夏鑿絢素之章子貢悟琢磨之句孔子且悅而進之蓋
其說之難明如此則自周之衰以迄于今泯泯紛紛豈不
宜哉蓋詩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禮義放其言之文君子
以興焉循其道之序聖人以戒焉非特情必極貌以寫
物辭必窮力而追新者也求之古詩四言者振鷺于飛

是也五言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是也六言者我
姑酌彼金罍是也七言者交交黃鳥止于桑是也九言
者澗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是也由是觀之詩雖以情志
爲本未嘗不以聲成爲節也自王澤竭而詩不作後之
爲詩者率以歌爲名或儷乎百家之偶或爭價一句之
竒四言側密則張衡王粲五言流靡則劉楨張華兼而
得之者陳思王而已言在耳目之前情寓八荒之外洋
洋乎會於風雅矣宗郊廟歌詩以三言歌青帝取水數
也以五言歌黃帝取土數也以六言歌黑帝取水數也
以七言歌赤帝取火數也以九言歌白帝取金數也凡
此率皆傳會五行之數而強合之豈感物吟志本於自
然之意哉嘗觀孟嘉謂桓溫曰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
謂也答曰漸近自然誠非虛語也

詩中

凡人之性憂則不能不歎喜則不能不歌歌也者樂之
始者也然詩言志以導情歌求言以達聲舞動容以象
事故嘉賓戾止歌鹿鳴之詞使臣遠滴奏皇華之什蓋
所以將厚意達誠心也自樂工奔遁鄭衛交興歷代伶
人多忘其意是以宗廟之曲大略猶存宴饌軍賓其事
多喪或在芳晨美景反爲窮冬悽愴之聲或人對嘉客
歡娛反作羈孤怨別之狀或歌採桑之曲而誦山居即
事之篇或詠邊塞愁苦之歌而奏宴樂權遊之什流風
習俗恬不爲怪是不知樂與情異辭將事乖但以淫聲
慢容爲歌舞之妙不亦過乎傳毅曰歌以言舞以意論
其詩不知聽其聲聽其聲不知察其形斯言信矣然詩
者志之所之也先儒謂詩之爲言時也誤矣

詩下

步者一日而百里之情通矣堂上之事十日而君不聞是堂上遠於百里也步者十日而千里之情通矣堂下之事一日而君不聞是堂下遠於千里也古之人君知夫壅蔽之患如此於是設進善之旌立誹謗之木建敢諫之鼓近臣使之盡規親戚使之補察瞽獻曲史獻書印箴腹賦以至百工進諫庶人臚傳猶以為未也又置採詩之官內以達民之情外以觀民之風言之於下者雖切直而無罪聞之於上者足以思省而自戒故唐虞之時工以納言時而颺之三代之時道人振鐸以徇于路播之於樂足以美盛德之形容宣之於民足以鼓四方之和氣此所以天下如一家而無異俗中國如一人而無異意也暴秦之興偶言者誅非謗者棄市由是天下

之民鉗口結舌姑以全身遠害而已是以歌頌之聲息於下而採詩之官遂廢矣漢懲其弊使行人採詩以達大師大師誦之以達天子故代趙之摠秦楚之風皆不壅於上聞而武帝得以下究民瘼上察已道亦不為無志於治矣

聖朝承平日久頌聲交作而採風達雅之事獨可已乎且詩者民之情性也先王因民情以為治酌民言以為教猶之雨出於山而還雨於山水出於水而還水於水則先王之政豈自任以嘑民哉今也誠設採之官使天下之詩皆得以上聞如此小人歌之有以貢其俗君子賦之有以達其志施之於治足以美教化被之弦歌足以移風俗然則採詩之官其可忽哉

樂書卷第一百六十終

樂書卷第一百六十一

樂圖論

俗部

歌

歌上 歌中 歌下 善歌

聲音之道常與政相為流通故政治而俗康則其歌和以雅政荒而下怨則其歌哀以思是以夏政之衰宮嬪萬人衣以文繡食以梁肉鼓噪晨歌聞者悲酸見者憂思商政之敝造靡靡之樂感比里之聲飲以長夜人不堪命迄周之末魯以淫樂廢朝晉以嗜音敗國戰國苦兵樂尤哀思聞漸離之筑而沾襟取雍門之琴而流涕繼之秦皇殫財於鍾虛漢武厭志於新聲王莽樂成而

哀厲順帝聞會而悲泣為樂若此其政可知矣既而梁
商興薤露之歌朝臣為之飲淚梁冀妻為帝粧愁眉墮
馬之飾京師為之爭效以至摠搗歌于晉挽鐸歌于宋
揚伴奏于齊後庭奏于陳爰及隋唐新首變曲傾動當
世或為傾杯行天之聲或歌世俗謳謠之曲徒取悅心
志為耳目之娛而已無復止乎禮義之意也可不哀邪

歌中

古之善歌者必先調其氣其氣出自臍間至喉乃噫其
詞而抗墜之意可得而分矣大而不至於抗越細而不
至於幽散未有不氣盛而化神者矣是故聲振林木響
遏行雲者秦青也泉湧回流雙魚赴節者舒氏也大風
隨至者夏統也餘響繞梁者韓娥也動梁塵者虞公也
動草木者王母也音傳林藪者馮乘之老人也響傳九

陌者廬陵之求新也亦變國俗者蘇駒也化河古者高唐
也由此觀之詩之所至歌亦至焉歌之所至化亦至焉
豈非人聲固有以通陰陽應物類然邪歌之為用非特
如此而已故周申喜聞之而得母則子母之道得矣百
里奚聞之而得室則夫婦之道得矣季蘇作哀慕之歌
而兄弟之道得矣伯夷作西山之歌而君臣之道得矣
比干作秣馬金闕之歌而忠臣之志得矣許由作箕山
之歌而逸民之志得矣歌之於天下其妙有以通陰陽
應物類其顯有以厚人倫移風俗豈曰小補之哉

歌下

古者命歌之名大抵即事實而號之非有深遠難知之
義也故仰以取諸天則白露晨露白雲卿雲玄雲步雲
白雪南風大風之類無非取諸天也俯以取諸地則江

南淮南陽陽陵陽阿下里瓠子扶風襄陽白銅鞮之
類無非取諸地也中以取諸人則駕齊採菱採芣採蓮
巴人之類無非取諸人也日有白日朝日歌夜有子夜
之歌時有陽春四時之歌月有十二月之歌年有百年
之歌山則樅陽箕山西山水則白水綠水前溪動物則
天馬白麟朱應植物則芝房白紵桃葉聲則上聲同聲
數則八閩九曲若此之類蓋不可勝舉合於雅頌之音
者雖出於後出而可存取於雅頌之音者雖傳於上世
而可廢不可不知也昔宋玉識音而善文襄王好樂而
愛賦既美其才又惡其似屈原也乃謂之曰子盍從楚
之俗使楚人貴子之德乎對曰昔楚有善歌者王其聞
之教始而曰下俚巴人國中唱而和之者數萬人中而
曰陽阿秣陵國中唱而和之者數百人既而曰陽春白
雪朝日魚麗合商吐角絕節是曲國中唱而和之者不
過數人而止蓋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是合於雅頌者為
難學而垂於雅頌者為易習也又况懊惱之眾語圍有
之淫辭其可流播人間而敗壞禮俗哉

善歌

古者善歌未嘗不貴人聲而賤物器然非假物器以
則所謂人聲者特徒歌之謠而已非古樂之發也古
擊壤而歌者堯民也擁楹而歌者越人也操琴而歌
子夏也曳履而歌者曾參也登木而歌者原憲也焚
而歌者林類也鼓盆而歌者莊周也叩角而歌者箕
也撫箏而歌者魯嬰也彈劍而歌者馮驩也撫絃而歌
者阮瑀也撫節而歌者秦青也然昔之善歌者非特乎
此帝嚳之咸黑周之薛談漢之李延年唐正元中有田

順元和長慶以來有李正信米加榮何甚陳意奴武宗
以後有陳幼音羅龍威通中有陳彥暉鄧牽復皆得音
首號為善歌者也然所道非中德所諫非中音一於多
哇之鄭而已君子不取也梁元帝纂要曰古豔曲有北
里靡靡激楚流風陽阿之曲皆非正聲之樂也可謂有
志於雅歌矣漢祭漢投壺樂歌其知此數

樂書卷第一百六十一終

樂書卷第一百六十二

樂圖論

俗部

歌

四方歌

房中歌

歌行

西漢樂章

東漢樂章

魏樂章

四方歌

昔有娥氏二女居九成之臺天帝使燕夜往鳴之二女
獲以下篚既而發視之遺五色卵二而北飛焉於是始
作燕往飛之歌實始為北音也禹省南土塗山之女令
妾候於塗山之陽乃作候人子之歌實始為南音也夏
后氏孔甲田於東陽黃山天大風晦冥迷入民間之室
主人方乳或曰后采乃良日也必大吉或曰不勝之子

是必有殃后乃攜之以歸而子之後折撿斧破斷其足
遂為守者孔甲曰嗚呼有命矣夫乃作破斧之歌實始
為東音也周昭王南征荆右還涉漢梁敗殞於漢中卒
餘靡長且多力振王北濟王乃封之于西翟因追思故
處實始為西音也四方之歌雖無經見百家子史往往
備載而詳錄之世之論者又以周南召南出於南音而
秦音又出於西音豈無所傳授邪晚周風衰雅缺而妖
淫靡曼之聲多起並作遭秦苛暴樂經放失迨漢興八
十餘載武帝始立樂府採詩夜誦一時之文彬彬可紀
然雜出於街陌謳誦之鄙不純乎先王雅頌之音亦在
去取之域矣

聖朝景祐初廣集歷代詩歌而為之記其辭以郊祀為
始朝饗次之雜歌又次之亦可謂備矣然其所存者不
皆求合雅頌之音未合于仲尼刪詩之意也

房中歌

漢高帝時叔孫通制宗廟禮有房中祠樂其声則楚也
孝惠更名為安世文景之朝無所增損至武帝定郊祀
禮令司馬相如等造為安世曲合八音之調安世房中
歌有十七章存焉然其大致在悅声色無復箴戒之意
與周南閔睦樂得淑女友以琴瑟鐘鼓者異矣後世歌
詩得失非特乎此故聞畫一之歌則知朝政之一矣聞
高髻之歌則知時俗之蕩矣聞爵復嚼則知人事之樂
生矣聞何其獲則知人情之苦役矣然則後之為君可
不審哉

歌行

古樂志有清歌高歌緩歌長歌法歌雅歌酣歌怨歌勞

歌其尤合於雅音者雅歌而已古樂府有艷歌行長歌
行短歌行朝歌行怨歌行前緩志歌行後緩志歌行擢
歌行鞠歌行放歌行祭歌行陳歌行其尤溺於鄭音者
艷歌行而已誠能去其溺於鄭音者存其合於雅音者
其亦庶乎古樂之發也由此觀之伏羲有網罟之歌神
農有豐年之詠黃帝有龍衮之頌堯有大唐之歌雖無
所經見要之亦不失為雅歌之古樂而已

西漢樂章

漢高帝過沛與古人父老湛樂歡哀作風起之號三侯
之章後以沛宮為原廟有歌童百二十員以相和班固
不次之郊廟之樂蓋以燕樂父老之詞非郊廟所宜歌
也迨至武帝定郊祀之禮祠太一於甘泉祭后土於汾陰
爰立樂府採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謠以李延年為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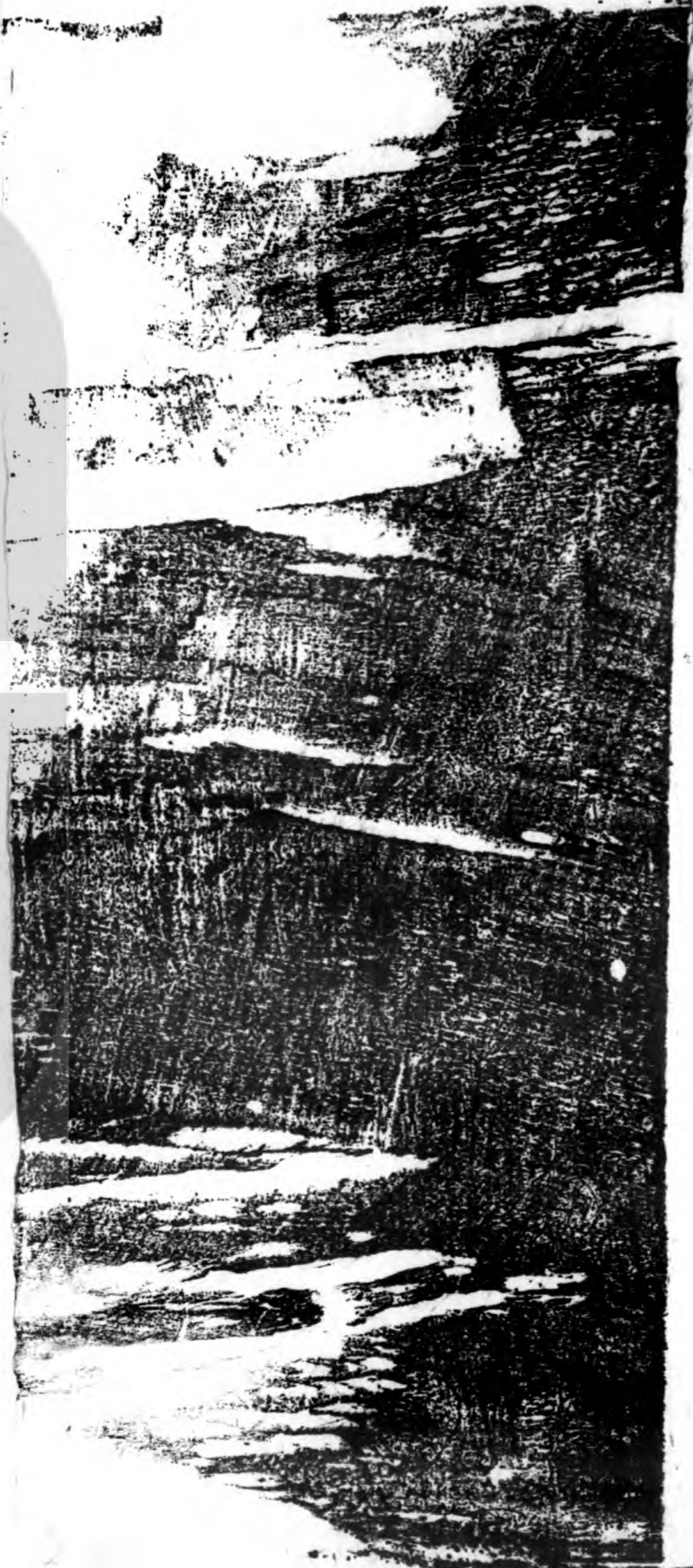
律都尉詔司馬相如等造郊祀十九章之歌略論律
呂合八音之調以正月辛酉用事甘泉園丘使童男女
七十人歌之然漢郊廟詩歌未有祖宗之事而八音均
調又不協鍾律內之掖庭才人外之上林樂府皆以鄭
志施之朝廷外戚之家至與人主爭女樂焉自公卿大
夫觀聽者但識鏗鏘而不論其意欲以風動衆庶豈不
難哉苟能修起舊文放鄭近雅誠非小功小美也哀帝
雅性不好音樂雖有放罷鄭衛之詔減樂府之員然不
知據經倣古制為雅樂其亡益乎十九章之歌一曰練
時日二曰帝臨三曰練
青陽四曰朱明五曰西靈六曰元冥七曰淮泰八曰景星
天地九曰齊房十曰靈后十一曰華耀十二曰赤熒
十三曰朝隲十四曰靈后十五曰華耀十六曰赤熒
十七曰朝隲十八曰靈后十九曰華耀二十曰赤熒
之中如馬象赤熒之類皆歌之宗廟樂府以上
承祖宗下化北民之意也

東漢樂章

昔新都初獻樂於明堂清房而哀非與國之聲其爲東漢之資歟東漢蔡邕叙樂四品郊廟神靈一也天子饗燕二也蕭子雲曰南郊樂歌二漢同用五郊互奏之至於廟樂則明帝與東平王蒼等制舞歌一曲十四句焉于世祖之廟自時厥後蓋亦有其文矣至於臨朝饗燕樂志尤備遭董卓之亂典章焚蕩故不存焉當是時也光武喜鄭志順桓悅非心志靈帝耽胡樂梁商大臣朝廷之望也賓會以雍露之歌爲樂京師近地諸夏之本也燕會以魁擻挽歌之技爲樂豈國家久長之兆也然則入于之爲樂可不戒之哉

魏樂章

魏文帝既受漢禪雖有改樂舞之名無變歌詩之實故蕭子顯曰魏辭不見疑盡用漢辭也沈約曰魏國初建使王粲改作登歌安世及巴渝詩而已後並作於太祖之廟今安世之辭不行於世獨著渝時歌焉考之晉志漢巴渝舞有矛渝弩渝安臺行辭本歌曲四篇其辭既古莫能曉其句度魏初乃使王粲更造其辭爲矛渝弩渝安臺行辭新福歌曲其述魏德時行辭一篇而用之郊廟豈足以形容功德告於神明也哉臣觀文帝嘗出獵問侍臣曰獵之爲樂何如八音劉晔曰獵勝於樂鮑勛曰夫樂上通神明下和人理隆治致化萬邦咸乂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况獵者暴華蓋於原野傷生育之至理櫛風沐雨不以射隙哉文帝因怒而罷亦未爲能復自道之君也然則劉晔豈不爲逢君之惡之臣而鮑勛豈不爲盡忠補過之臣也



樂書卷第一百六十三

樂圖論

俗部

歌

晉樂章

宋樂章

齊樂章

梁樂章

陳樂章

北齊樂章

後周樂章

晉樂章

晉武帝受命之初百度草創採漢魏之遺範覽景之之
垂則泰始二年詔郊祀明堂禮樂權用先代舊儀但命
傅休奕更造郊廟歌曲四十六章而已是以郊廟歌辭
有四十六曲存焉非先王功成作樂化平裁曲之意也
其後命荀勗作古尺以調聲韻仍以張華等所制之文

陳諸下管永嘉之亂與舞工自胡歸晉琴瑟磬筦百

無一焉其歌曲又可知矣歌辭四十六曲祠天地五郊迎送神

歌禮天地五郊歌下地郊明堂牲歌天地郊明堂牲

歌禮天地五郊歌下地郊明堂牲歌天地郊明堂牲

歌禮天地五郊歌下地郊明堂牲歌天地郊明堂牲

歌禮天地五郊歌下地郊明堂牲歌天地郊明堂牲

歌禮天地五郊歌下地郊明堂牲歌天地郊明堂牲

歌禮天地五郊歌下地郊明堂牲歌天地郊明堂牲

歌禮天地五郊歌下地郊明堂牲歌天地郊明堂牲

宋樂章

宋武帝肇有天下永初中太常鄭鮮之等撰立新歌王

所撰歌辭七曲並施用郊廟文帝元嘉中南郊始

設養歌詔顏延之造郊天夕牲迎送神饗歌詩二篇孝

武大明中使南詔造文帝太后廟歌明帝又自造昭宜

二太后歌詩謝莊造明堂歌王儉造太廟二室及郊配

辭其它多仍晉舊也得非以樂頌體大重於改作以後

來哲歟不然何奮藻摛詞之乏也

齊樂章

齊建元初有司奏郊廟雅樂歌辭舊使學者博士並撰

擇而用之至於請勅之外凡義學者亦今製焉參議太

廟登歌宜用司徒褚淵辭餘悉用謝超宗辭然超宗所

撰又多刪頌延之謝莊之辭用為新曲而已鼓吹之樂

宋齊並用漢曲竄易其名以實當代之事其充庭用十

六曲高祖乃去其四存其十二以合四時也如漢曲朱

鷲易為木紀漢曲有所思易為期蓮集之類是已語之

先王象成之樂不亦遠乎臣嘗觀武帝命歌姬舞女奏
惟慢之樂為歡曲則撫几稱善作哀音則引巾拭淚其
者至於曲終而碎屢如意數枚是不知禮有樂不可極
之戒詩有好樂無荒之說也其君也哉武帝與王公集
石傾降火獲冷

梁樂章

梁武帝篤信浮屠氏法制善哉大樂大歡天道仙道神
王龍王滅過惡除愛水斷若輪等十曲皆述佛法號為
正樂又有法樂童子伎童子倚歌梵唄設無遮大會則
為之至於改漢曲芳樹為於穆言大梁闡運君臣和樂
休祚方遠也若此之類亦多矣欲其形容一代功德而
求福應適速亂亡而已何則佛夷人也其聲夷音也武
帝不奏中華之聲而惟夷音是求其與伊川被髮豈殊

哉已而侯景引胡人渡江遂破臺城王通以為梁亡非
釋加之罪者罪其崇信之過也臣嘗考梁制十二雅五
雅專於三朝用之凡容入及皇帝出閣入宁變服出四
箱鼓吹作並奏肆夏皇帝升坐黃鐘太簇二箱更作肆
夏然周禮王出入奏王夏賓出入奏肆夏是肆夏之樂
天子所以享元侯施於賓客可也施之皇帝出入變器
升坐之際不亦乖成周之制紊尊卑之序乎隋制因之
其六一也

陳樂章

陳武帝詔求宋齊故事太常卿周宏遜奏曰齊氏承宋
咸用元徽舊式惟北郊之禮頗有增益皇帝入壇門奏
求至飲福酒奏嘉祚太尉亞獻奏凱容埋牲奏肆幽帝
還便殿奏休成眾官並出奏肅成此乃元徽所闕永明
所加也惟送伸之樂宋孝建二年奏肆夏普通薦蔬詔

蕭子雲改諸歌詞奏肆夏其相和引依五音第之非隨
月吹也受禪之後並用梁樂唯改七室舞詞而已天嘉
元年文帝始定圓丘明堂宗廟之樂或以雅名或以韶
各鼓吹作祠用宋曲燕用梁樂蓋取神人不相雜揉也
及後世嗣位沈荒淫佚靡所不至抑又遣宮嬪習北方
簫鼓謂之化北酒酣則奏之陳氏至此江南遂亡舉宗
北歸是代北之應也豈非用夷變夏之禍歟陳之世盛
挑葉曲曰挑葉復挑葉渡江不用櫛但渡無所苦我自
迎接汝後隋晉王代陳始營於挑葉山下及韓擒虎渡
江陳大將陳寶好至新林以導北軍初後主自作新歌
詞極哀怨令後宮差人背而歌之其詞曰玉樹後庭花
花開不復久亦短作
之明此也可不戒哉

北齊樂章

北齊文宣初禪未遑改制至武成之時始定四郊宗廟
之樂羣臣出入奏肆夏牲出入薦毛血奏昭夏迎送

及初獻亞獻禮五方上帝並奏 明之樂入壇門之外
壇飲福就燎位還便殿並奏皇夏以高祖配享奏武德
之樂裸地奏登歌四時祭廟及禘祫皇六世祖司空五
世祖吏部尚書祖秦州刺史曾祖太尉武正公祖文穆
皇帝諸神室並奏始基之樂高祖神武皇帝室奏武德
之樂文襄皇帝室奏文德之樂顯祖文宣皇帝室奏文
正之樂肅宗孝昭皇帝室奏文明之樂其出入之儀並
同四郊之禮至於鼓吹二十四曲皆易古名號叙今
功德漢曲朱鷺為水德思悲翁為出山東艾如張為戰
韓陵上之回為於闐龍擁離為滅山胡戰城南為丘武
定巫山高為戰芒山上陵為擗蕭崩將進酒為破侯景
君馬黃為定汝穎芳樹為剋淮南有所思為嗣丕基雉
子班為聖道洽聖人出為受魏禪上邪為平瀚海臨高

臺為服江南遠如期為刑罰中石留行為遠夷至化成
為喜瑞臻玄雲為成禮樂其陋至於黃雀釣竿之曲雖
不被於鼓吹然不削而去之適蕪累一代之樂矣臣觀
後主時樂工曹妙達安馬駒之徒皆所昵狎至有封王
開府服簪纓為伶人之事後主亦自能度曲別採新聲
為無愁曲音韻窈窕極於哀思曲終樂闕莫不掩涕是
不知好樂無荒職思其憂詩人所以刺唐也然則國入
于周而齊祚以喪豈無所感召而然邪

後周樂章

後周太祖迎魏武入關聲樂闕焉恭帝元年于荊州大
獲梁氏樂器乃詔曰六樂尚矣其聲歌之節舞蹈之容
不可得而詳也自宜依准成周制其歌舞祀五帝日月
星辰用黃帝樂歌大呂祭九州社稷水旱雩祭用唐堯

樂歌應鍾祀四望樂諸侯用虞舜樂歌南呂祀四類幸
辟雍用夏禹樂歌函鍾祭山川用殷湯樂歌小呂享宗
廟用周武王樂歌夾鍾皇帝出入奏皇夏賓出入奏肆
夏牲出入奏昭夏藩國客出入奏納夏功臣出入奏章
夏皇后進若奏深夏宗室會聚奏族夏上酒宴樂奏陔
夏諸侯見奏鷙夏皇帝大射歌騶虞諸侯歌經首大夫
歌采蘋士歌采芣其文雖具而未及施用而閔帝受禪
明帝踐阼雖華魏氏之樂未臻雅正天和元年初造山
雲舞以備六代建德二年六代樂成奏於崇信殿其宮
縣依梁三十二架朝會皇帝出入奏皇夏太子出入奏
肆夏王公出入奏鷙夏諸侯正日獻玉帛奏納夏宴族
人奏族夏大會奏尊執爵奏登歌十八曲食舉奏深夏
至宣帝時前代鼓吹為歌曲十有五改漢諸朱路為

玄精季思悲翁為征隴西艾如張為迎魏帝上之回為
平實秦... 為復漢農戰城南為剋沙苑巫山高為戰
河陰上... 平漢東將進酒為取巴蜀有所思為拔江
陵芳樹... 魏禪上邪為宣重光君馬黃為哲皇出雉
子班為平東夏聖人出為擒明徹而卒至於亡者非歌
曲之罪也鐘鼓無節公私頹弊而已此武帝改樂為七
以林鐘為宮而盧賁以為將亡之證也鍾下生之義黃
鍾者臣也而生於臣則力五之應也嗚呼六樂復於後
周而後周無成王之治後庭作於大唐而大唐無煬帝
之亂是無它樂在人和不在聲音故也

樂書卷第一百六十二終

樂書卷第一百六十四

樂圖論

俗部

歌

隋樂章 唐樂章 宋梁樂章

後唐樂章 晉樂章 漢樂章

周樂章 解曲 入破

犯調

隋樂章

隋高祖嘗詔李元操盧思道等制清廟歌辭十二曲令
齊樂工曹妙達於太樂教習以代周歌太廟之中迎神
七言象元基曲獻首登歌六言象傾杯曲送神五言象
行天曲其後牛洪等但改其聲使合鐘律而謂經初定

不敢易也至仁壽初煬帝爲皇太子乃上言曰清廟歌辭又多浮麗不足以揄揚功德請更議之於是制詔牛洪許善心等更詳故實改定樂詞其祀貞丘皇帝入至版位及降神奏昭夏升壇奏皇夏受玉帛登歌奏昭夏初獻奏誠夏飲福奏需夏反爵於坫復位及就燎位復次奏皇夏有司未及施行煬帝大業初又令柳顧等多增開皇樂器大益樂員郊廟歌詞並依舊制唯新造高郊廟歌九曲而已繼又令秘書省定殿前工歌十四首太常剛定樂曲一百四首五曲宮調黃鍾也一曲應調大呂也二十五曲商調太簇也十四曲角調姑洗也十三曲變徵調蕤賓也八曲徵調林鍾也二十五曲羽調南呂也十三曲變宮調應鍾也凡此以詩爲本參以古調雖欲播之絃歌被之金石亦竟無成功焉後復大

艷篇詞極淫綺如七子相逢玉女行騶之類推抑摧藏哀音斷絕而卒底滅之職此之由也五子之歌曰甘酒嗜音有一于此未或不亡豈虛語哉臣嘗觀高祖諸羣臣曰聞公等皆好新聲奇亦所奏無復正聲此不祥之大也對親賓宴飲宣奏正聲聲不正何可設兒女聞也高帝雖有斯語可謂知樂之本矣然卒不能救煬帝之淫蕩者其本先亡故也當是時煬帝收周齊故樂人及天下散樂太常高穎諫曰此樂久廢今若召之徒棄本逐末遽相教習帝不悅以穎諂訕下獄而誅之不亦反放鄭聲遠佞人之意耶

唐樂章

古者雅頌之作蓋止乎禮義優而游之足以薦信於神饗而飲之足以通志於人其餘音遺采尚且爲萬世法

况用之當時有不足以動天地感鬼神乎唐之樂章雖
不足儼雅頌之懿亦漢歌曲之亞歟故其薦獻大聖祖
于太清宮作煌煌之樂一章有事於天神迎神奏太和
奠玉帛奏肅和迎俎奏雍和酌獻奏壽和送神奏奇和
有事於地祇迎神奏順和有事於宗廟迎神奏永和皇
餘並如郊祀之儀享先農奏豐和享先蠶奏正和文宣
武成奏宣和蓋祖孝孫用旋宮法造十二和之樂合三
十一曲八十四調至今遵用焉亦可謂備矣至於蜡祭
百神一奏無射宮二奏神呂宮同用太廟永和之樂三
奏蕤賓宮四奏始洗宮五奏太簇宮同用地祇順和之
樂六奏黃鍾宮同用昊天上帝元和之樂其降神必奏
六宮之樂是知周禮樂用三宮之意也臣竊觀唐之
樂歌突厥監歌于龍朔而闕知微卒有陷突厥之誅樓

柳唱于永淳而徐恭業卒構揚柳三州之亂寶慶之曲
作而太子任咎堂堂之曲奏而唐祚中絕以至舞媚乘
條黃鸞擊鼓之作未有無其應者由是知聲音之道實
與政通而治亂之兆皆足聽而知之况其昭昭者乎然
明皇雅好度曲未嘗使蕃漢雜奏迨天寶之末始詔道
調法曲與胡部新聲合作識者異之明年遂及祿山之
難豈得無所感召然哉然則帝王奏樂可不謹乎

朱梁樂章

朱梁制十二雅樂章凡二十五曲太祖開平二年始議
饗廟郊祀詔張充揚煥等共撰樂曲郊祀降神奏慶和
皇帝行奏慶順奠玉帛登歌奏慶平迎俎奏慶肅恭祖
室奏象功舞歌列祖室奏昭德舞歌其後梁文矩奏而
更之故吳天上帝降神奏永同皇帝行奏大同奠玉帛

奏順同酌獻奏壽同飲福酒奏福同退文迎武奏混同
亞獻終獻奏咸熙朝會迎送皇帝奏大同羣臣行奏混
同其歌聲靡曼而胡鄭交奏至於元日上壽哀思頗類
雜露虞殞之音何其甚歟既而高祖幸鄴契丹入寇彼
誠有以召之也豈不痛哉

後唐樂章

後唐並用唐樂惟撰定廟室六曲而已懿祖室奏昭德
之歌獻祖室奏文明之歌太祖室奏應天之歌昭宗室
奏求平之歌莊宗室奏雍熙之歌臣嘗觀莊宗即位之
初引寵伶周匝用事以陳俊刺景儲德源刺憲王承顏
刺興郭崇韜固執不可卒并朱友諒而誅之自是閹宦
優師交相讒慝而邦國大事士人不預焉遂失士心底
滅亡然則閹伶之禍豈不酷哉

晉樂章

晉郊廟樂章史志不錄疑當時未暇論著也惟大周正
樂記崔枕等所造朝會十一曲嘗時已被於樂府而盧
謏張允等所撰宗廟十五曲標題雜舛豈未始被於弦
歌然邪臣竊觀高祖天福中元日大饗樂工登歌其聲
大類龔露虞嬪而舜亦不成列則禮樂已消亡矣是時
出狩于鄴而安重進安錢胡舉兵以叛豈禮樂崩壞所
召然邪

漢樂章

漢高祖受命初年張昭改宗廟樂歌譟次郊祀朝會等
曲甚備而五郊迎氣諸祀但記用樂不見其曲所可紀
者特宗廟七室之樂而已故太祖室奏至德之歌文祖
室奏靈長之歌德祖室奏積善之歌翼祖室奏顯仁之

歌顯祖室奏章慶之歌高祖室奏觀德之歌由此觀之
豈張昭所建末之或用邪

周樂章

五代自梁唐晉漢以來樂器散失殆盡唯大祠郊廟用
樂凡十有四焉南郊四祭降神奏昭順六變行奏順治
奠幣奏感順迎俎奏禋順初獻奏福順飲福至獻終獻
同上進文奏忠順迎武奏善勝送神奏昭順太廟五祭
迎神奏肅順九成行奏治順酌獻奏感順迎俎奏禋順
飲福奏福順送文舞出亞獻上奏忠順迎武舞入終獻
上奏善勝徹及送神奏肅順宣懿廟五祭迎神奏恭順
九成行奏治順酌獻奏六順迎俎奏禋順飲福奏和順
亞獻上奏忠順終獻上奏感順自餘祠祭並不用樂焉
臣竊嘗論五代之君其十國不亦未遑禮樂之事至於十

二鐘不考協聲律與指環擊之編鐘編磬徒懸而已絲

竹之音僅存七聲作黃鍾宮一調亦不和備自餘八十四

調於是正泯則其歌曲亦可知矣均之自鄆無足議焉

四祭正月上帝辛四月雩祀季秋大饗冬至祀負立人廟五
祭四孟薦饗季冬臘饗宣懿廟五祭四孟薦饗季冬臘饗

解曲

凡樂以聲徐者為本聲疾者為解自古奏樂曲終更無他
變隋煬帝以清曲雅淡每曲終多有解曲如元亨以來樂
解火鳳以移都師解之類是也及太宗朝有入破意在曲
終更使其然繁促然解曲迴龜竦勒夷人之制非中國
之音削之可也

入破

唐明皇天寶中樂章多以邊地名曲如京州甘州伊州之
類曲終繁聲名為入破已而三州之地悉為西蕃踏藉國

境寔削矣故江南偽唐李煜樂曲有念家山破識者謂不祥之兆也

我家龍興

大祖開寶八祀歲在乙亥悉收其地煜乃入朝國破念家山之應也今誠削去繁聲革入破之名庶幾古樂之發也

犯調

樂府諸曲自古不用犯聲以為不順也唐自天后末年劍氣入渾脫始為犯聲之始劍氣宮調渾脫角調以臣犯君故有犯聲明皇時樂人孫處秀善吹笛好作犯聲時人以為新意而効之固有犯調亦鄭聲之變削而去之則聲絀者不抑大者不陵而中正之雅庶幾乎在矣五行之聲所司為止所

為旁所針為偏所下為剛放正宮之調正犯黃鐘宮旁犯越調偏犯中呂宮側犯越角之類

樂書卷第一百六十四終

樂書卷第一百六十三

樂圖論

雅部

樂舞上

樂舞中

樂舞下

樂舞上

樂之在耳為聲而可以聽知在目為容而不可以貌觀故先王之制舞也假干戚羽旄以表其容發揚蹈厲以見其意盡筋骸之力以要鐘鼓拊會之節然後聲容選和而六樂備矣然六樂之舞古今殊號文武異用則雲門大濩之類古舞也大武之舞今舞也大夏而上文舞也大濩而下武舞也周官以之大合樂教國子在大司樂以之正舞位入學合舞在大胥豈非以六舞為舞之大者耶明堂位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

而舞大夏是文舞以羽籥武舞以干戚大舞必用小舞之儀小舞不必用大舞之章也古者帝王之於天下入則揖遜出則征誅其義一也然以文得之者必先乎文以武得之者必先乎武堯舜得天下以文者也故先大舞湯武得天下以武者也故先武舞各適其時故也禮以時爲大樂亦如之然則六舞同謂之大不亦宜乎今夫文舞九成武舞六成何也曰二與四爲六而坤用之兩地之數也一三五爲九而乾用之參天之數也文樂陽也其成以參天之數武樂陰也其成以兩地之數亦節奏自然之符也傳曰夫樂象成者也以此

樂舞中

堯命瞽叟作大章以其煥乎其有文章也黃帝命營稷作咸池以其感物而潤澤之也蓋五帝之樂莫著於黃帝至堯修而用之然後一代之樂備矣故記曰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舜紹堯之後德而以后夔作韶禹成治水之大功而以皋陶作夏成湯能護民於塗炭而澤之故伊尹爲之作濩焉武王能以武定禍亂而正之故周公爲之作武焉是帝樂莫備於堯舜而王樂至三王則無復餘蘊矣故記曰韶繼也夏大也商周之樂盡矣此三才之道所以具異乎堯之所謂備也雲門大章大卷堯之天道而格于上者也咸池堯之地道而格于下者也韶則舜繼堯之樂也繼其天道如天之無不覆燾繼其地道如地之無不持載雖甚盛德蔑以加於此矣周官六樂皆謂之大此言夏大何也曰禮以時爲大故六樂同謂之大以義爲別故夏特謂之大豈非以王道始於此而亦謂之大邪五帝殊時不相公樂此特以堯舜

言之又何也曰書斷自唐虞則樂斷自堯舜固聖人定書正樂之意也

樂舞下

夫舞所以節八音八音克諧而樂成焉故舞必以八人為列自天子達於士降殺以兩衆仲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傳曰天子舞行八佾諸侯舞行六佾大夫舞行四佾士舞行二佾鄭伯納晉悼公女樂二八晉賜魏絳以一八罔是推之服虔所謂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不易之論也然則舞行綴遠豈其六佾歟舞行綴短豈其四佾歟杜預以為凡天子諸侯大夫士之舞一列遞減二人至士四人而止豈復成樂舞邪世衰道微禮樂交喪於天下諸侯僭天子者有之大夫僭諸侯者有之及其甚也大夫不僭諸侯而僭

子陪臣下大夫而僭諸侯魯公初去八佾而獻十諸侯僭天子而知反正者也季氏舞八佾於庭大夫僭天子而不知反正者也彼豈知舜以樂舞賞諸侯之意哉蔡邕月令章句曰每佾八人各服冕而執戚有俯仰張翕之容行列短長然質之禮經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而舞大夏又曰天子冕而摠干冕而舞大夏諸侯之僭禮也是冕而舞大武皮弁舞大夏天子所以樂皇尸與老更之服而已非舞工賤士所宜服也然則舞工所服武舞當以韋弁文舞當以爵弁矣

樂書卷第一百六十六

樂圖論

雅部

舞

大舞六

雲門

大卷

大章

大咸

大磬

大夏

雲門

大卷

大章

周官大司樂舞雲門以祀天神傳曰雲出天氣雨出地氣則堯之樂以雲門名之以天氣所由出入故也蓋雲之為物出則散以成章而其仁顯入則聚以為卷而其智藏堯之俊德就之如日望之如雲雲門之實也其仁如天煥乎其文章大章之實也其智如神而民無能名

大卷之實也堯一樂而三名之豈非以其道一顯一晦
一卷一舒不可為量然邪或以大章為大商非也世之
論者謂黃帝之樂為咸池亦曰雲門大卷然雲門大卷
取諸天咸池取諸地其可合而一之乎周官以雲門為
六變之樂郭友直以十二成言之不知奚據而云魏王
朗謂自雲門至大武皆太廟舞樂名然則六樂之用衆
矣豈特為太廟設哉

大咸

莊周嘗謂黃帝之咸池又謂黃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
之野樂緯呂氏春秋前漢志白虎通李善亦謂黃帝作
咸池則咸池為黃帝之樂信矣鄭康成賈公彥釋周禮
還以雲門大卷為黃帝樂大咸為堯樂是溺於世次先
後之說而不知考正名實之過咸池雖黃帝所作而堯
亦脩而用之故其作大章之樂未足以為備至修用黃
帝之樂然後正備樂矣故曰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雲門
大卷大章所以表堯之體天道也咸池所以表堯之體
地道也不然豈能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者哉昔武仲嘗
謂咸池六英所以陳清廟協人神也然清廟周人祀文
王之詩也而以咸池之樂陳之豈周人兼而用之乎考
之周官舞咸池以出地示傳曰洗光咸池則咸池日所
出之地八變之樂也古者一變為一成則八變其八成
歟郭友直以十成言之非也

大磬

周官舞大磬以祀四望又以之禮人鬼則磬之為樂無
所不通奏之天地之間則四望之神可格也奏之宗廟
之中則人鬼之靈可禮也書曰簫韶九成蓋帝王功成

作樂所以象成者也故大道至九變然後賞罰可行王
道至九變然後淳氣可洽然則韶樂九變有不可以儀
鳳舞獸戲舜之庶績咸熙在九官寅亮天功之後則九
韶之舞不過象成以形容乎此而已司馬遷謂禹乃興
九韶之樂致異物鳳凰來翔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晉
傳文謂韶夏六變必養上帝之祀考之於經舜命夔典
樂未嘗命禹也言蕭韶九成未嘗言六變也二子之言
不亦誣乎凡六樂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而韶啓
一焉故聲之字或從聲者自文之五聲言之或從音者
自播之八音言之書述舜欲聞五聲八音在治忽不諸
此數遭秦燬之餘六樂殘缺惟餘韶武而已漢室龍
興更爲文始行之舞其名雖存其實固已亡矣房庶
以聲爲舞恒謂之論也先儒謂有虞氏巡四嶽東嶽陽

大夏

伯舞相制舞鼓長武霍山夏作舞謾或儀伯舞
山秋伯舞蔡微和伯舞元鶴幽都冬伯舞齊落落無
見存而勿論可也

周官大司樂言奏九德之歌九聲之舞瞽矇掌九德之
歌以役大師春秋傳曰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信
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言
可歌也謂之九歌聲舞樂也謂之九聲之舞則大夏禹
樂也謂之九德之歌得非九夏之樂乎鐘師凡樂事以
鐘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祗夏
騶夏杜子春曰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
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
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祗夏公出入奏騶夏蓋

王者之於天下出而與物相見則粲然有文明之華功
業之大然多故生於豐大之時而無故見於隨時之義
則其出而與民同患又不可不思患而預戒之也禹作
九夏之樂本九功之德以爲歌而夏書曰勸之以九歌
俾勿壞曷嘗不先患慮之而戒之哉且天下之民以王
爲之君九夏之樂以王夏爲之君故王出入奏王夏尸
非神也象神而已然尸之於神在廟則均全於君是與
之相敵而無不及矣故尸出入奏肆夏牲所以食神實
以召之也神藏於幽微而有以召之則洋洋乎如其
上如在其左右不亦昭乎故牲出入奏昭夏外之爲出
內之爲納四方之賓或以朝而來王或以祭而來享非
可却而外之也容而納之係屬之賓容悅遠人之道也
故四方賓來奏納夏東南爲文西南爲章則章者文之

成明之著者也人臣有功不錫樂以章之也至於
黜闇不明非崇德報功之道也故臣有功奏章夏古者
將祭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心不苟慮必依於道
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夫然致精明之德可以交神明
矣故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王內朝以齒明父子也外
朝以官辨異姓也合之於道不過是矣故族人侍奏族
夏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非特於禮
爲然樂亦如之是以先王之於樂未嘗不以戒示戒焉
故客醉而出奏械夏大射公入醵則公與王同德爵位
莫重焉然位不期驕而驕至祿不期侈而侈生則自放
驕傲之患難乎免於身矣是以先王之於樂未嘗不以
醵示戒焉故公出入奏醵夏蓋禮勝易離樂勝易流九
夏之樂必終於械醵者以反爲文故也若然尚何壞之

有乎詩言鐘鼓既戒與此同意九夏之樂有其名而亡其辭蓋若函雅函頌矣虞夏之世非特有文舞亦有武舞矣舞干羽于兩階是也後周朝會之禮帝出入奏皇夏太子出入奏肆夏王公出奏鷲夏諸侯獻玉帛奏納夏宗室會聚奏族夏命舉奏深夏北齊文宣之世宗廟羣臣出入奏肆夏牲出入薦毛血奏昭夏入門升壇飲福就燎奏皇夏梁武之時凡客出入及帝出閣入堂升坐並奏肆夏然則禹奏九夏而王道成齊梁後周亦奏之而王道衰者非九夏之樂不善也為其徒有禹樂之名而無禹德之實故也禹樂謂之大夏而垂禮曰美故勤而不德者以其不自滿假有大而能謙必豫故也公羊子家駒曰朱于王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大夏文樂也以八佾舞之則可以朱于王戚舞之也禹所宜哉

禮記明堂位言朱于王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祭統言朱于王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其言非不當也然不專施於周公之廟而或用於羣公之廟非成王崇德報功之意也雖然備九夏之樂惟天子為然元侯不與焉享元侯則肆昭納三夏而已大夫不與焉故大夫而肆夏自趙文子始也周禮謂之肆昭納魯語謂之繁遏渠故杜子春以為每夏而有二名也呂叔玉謂肆夏時邁也繁遏執兢也渠思文也豈非不知三夏禹樂非周樂然邪

樂書卷第一百六十七

樂圖論

雅部

舞

大濩

大濩

大武

象

勺

呂氏春秋曰湯命伊尹作為大濩歌晨露韓詩外傳曰湯作大濩聞其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大聞其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聞其角聲使人惻隱而仁愛聞其徵聲使人樂養而好施聞其羽聲使人恭儉而好礼故周人舞之以享先妣而已未聞有七音也奏夷則歌小呂而已未聞有四清也荀卿曰步中武象趨中韶濩所以養耳也左傳季子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宏也而猶有慙德

聖人之難也然則湯之作漢所以潤澤生民使脫塗炭之苦而已豈特養吾之耳示其有慙德哉春秋之時宋人作桑林之舞以享晉侯則大漢桑林之舞商人之後作之非始湯也荀卿言周之時勺武起而韶漢廢是不知周兼用六樂之意也

大武

春秋傳曰於文止戈爲武戈則器也所以示事止則象也所以示志詩序曰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言武志則講武其事也大武之義不過如此蓋樂之一變爲一成文樂九成九變故也武樂六成六變故也周人始作備樂而合乎祖不過大武而已其成於變可知也記曰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則二王之後戾止而觀厥成者得非所以崇天子之意歟周官大司樂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然則武奏大武歌是詩而舞之可知矣記有言八佾以舞大武語其數也朱干玉戚以舞大武語其器也冕而舞大武語其服也周官樂記皆先大夏後大武以世次先後言之祭義明堂位皆先大武後大夏者尊時王之制故也

象

吉事有祥象事知器維周之禎則福之先見事之有祥者也象舞則王事兆見事之器者也吉事之祥寓之於象事之器則文王舞象成者孰非形容文王所以有天

此所以謂之象舞歟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仲尼燕居
皆言下而管象春秋傳亦曰象箭南蓋文王之樂歌維
清於堂上奏鐘鼓於堂下舞象於庭其所形容者熙邦
國之典而已未及於法則也肇上帝之禋而已未及於
羣祀也熙邦國之典則人受之矣肇上帝之禋則天受
之矣然則維周之禘豈過是哉先儒以象為武王樂而
記以三象之說誤矣

勺

勺水為酌勺酒為酌是酌者有挹而損之道也大武
之樂武王作之於前成王酌先祖之道以成之於後其
事則武其道則養天下然武所以毒天下而反有以養
之者以武有七德而安民和衆阜財固在其中矣其作
樂告成而形容之不亦可乎燕禮言若舞則勺記言十

成童舞象皆小舞也朱干玉戚冕而舞大
舞也周官大舞以大司樂掌之小舞以樂師掌
之則周之舞豈不重於武宿夜乎此勺象所以不言
其乎大武配六樂而謂之大也豈非以大統大動至
其後集邪傳曰舜樂莫盛於韶周樂莫盛於勺以韶
為盛則是以勺為盛不知莫重於武之說也白虎通謂
周公之樂曰勺其為智亦疎矣

書卷第一百六十七終

